

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第10届百花奖入围 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I247.7
X378



郑州大学

04010144700L

-03

小说月报

F I C T I O N M O N T H L Y

第10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

I247.7
X378

60x69/03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说月报第 10 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 / 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3
ISBN 7-5306-3672-3

I. 小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708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1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8.875 插页 2 字数 648 千字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12000 册 定价: 38.00 元

小说月报

第十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| 衣向东小传 | |
| 5 | 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| 衣向东 |
| | 毕飞宇小传 | |
| 61 | 玉秀 | 毕飞宇 |
| | 胡发云小传 | |
| 161 | 驼子要当红军 | 胡发云 |
| | 刘心武小传 | |
| 235 | 京漂女 | 刘心武 |
| | 迟子建小传 | |
| 287 | 疯人院里的小磨盘 | 迟子建 |
| | 谈歌小传 | |
| 355 | 城市传说 | 谈 歌 |

目 录

韩天航小传

439 养父 韩天航

石钟山小传

511 父亲和他的警卫员 石钟山

万方小传

555 幸福派 万 方

孙惠芬小传

681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孙惠芬

短篇小说

贾平凹小传

747 猎人 贾平凹

莫言小传

769 倒立 莫 言

苏童小传

791 女同学二三事 苏 童

目 录

梁晓声小传

815 秀发

梁晓声

陈忠实小传

827 日子

陈忠实

刘庆邦小传

841 不定嫁给谁

刘庆邦

红柯小传

859 红蚂蚁

红 柯

张一弓小传

875 浪漫的薛姨

张一弓

谈歌小传

895 绝品

谈 歌

聂鑫森小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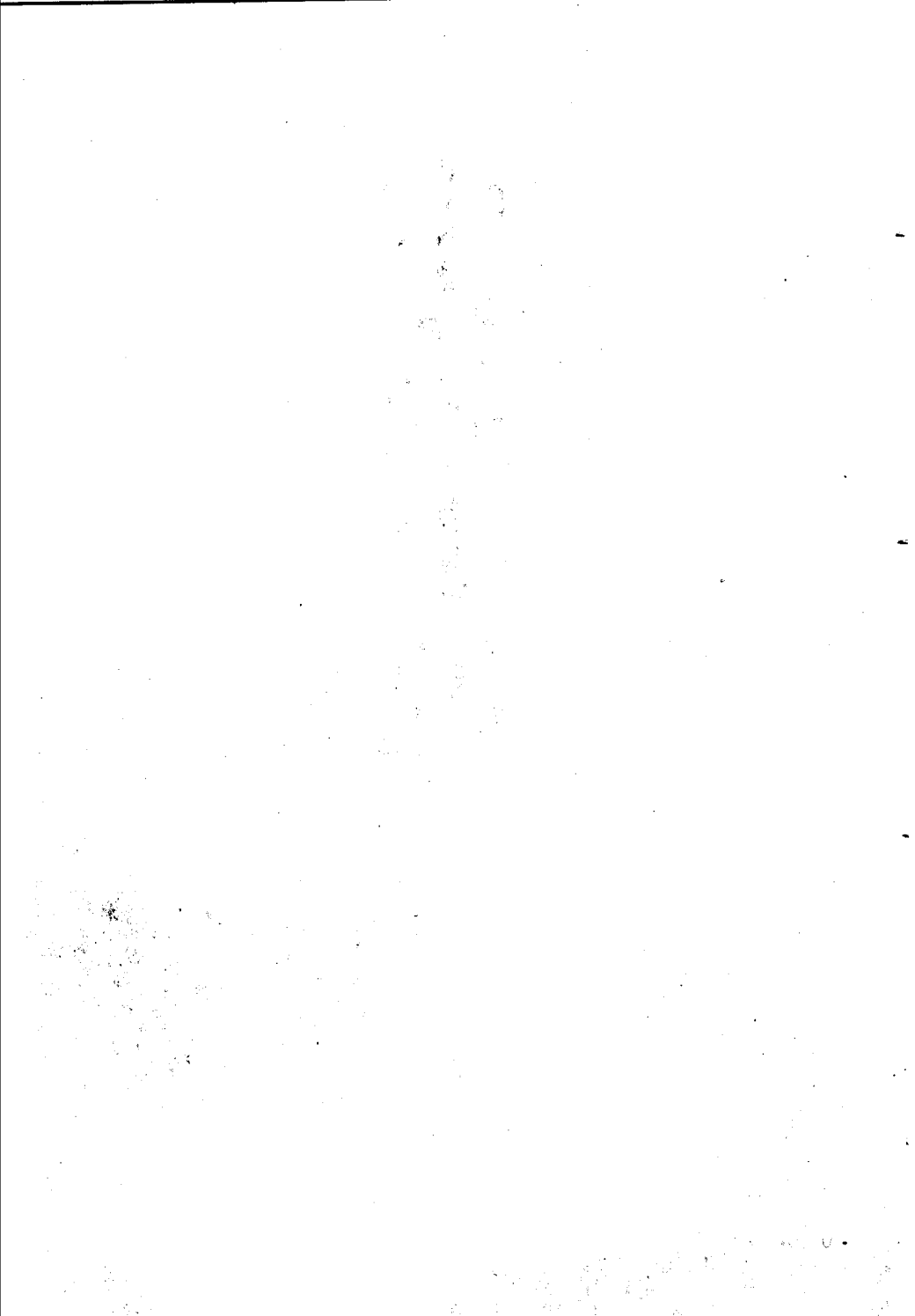
905 板寸头理发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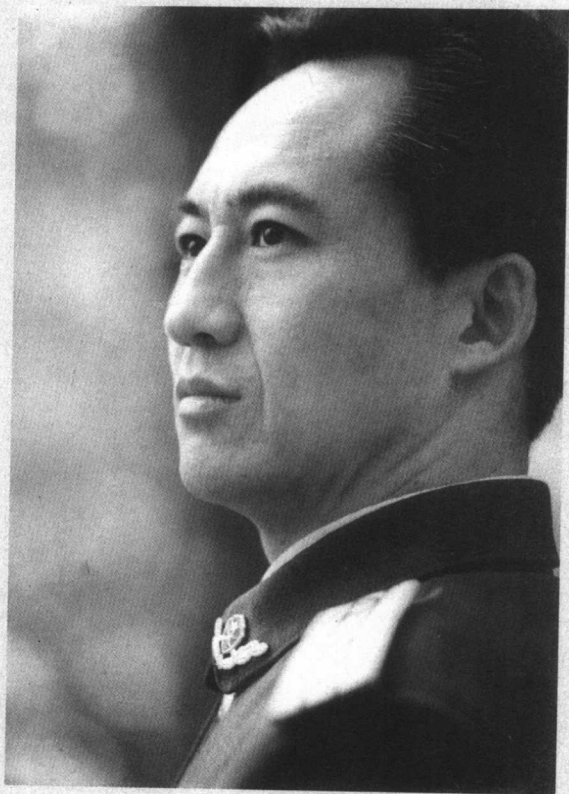
聂鑫森

918 编后语

中篇小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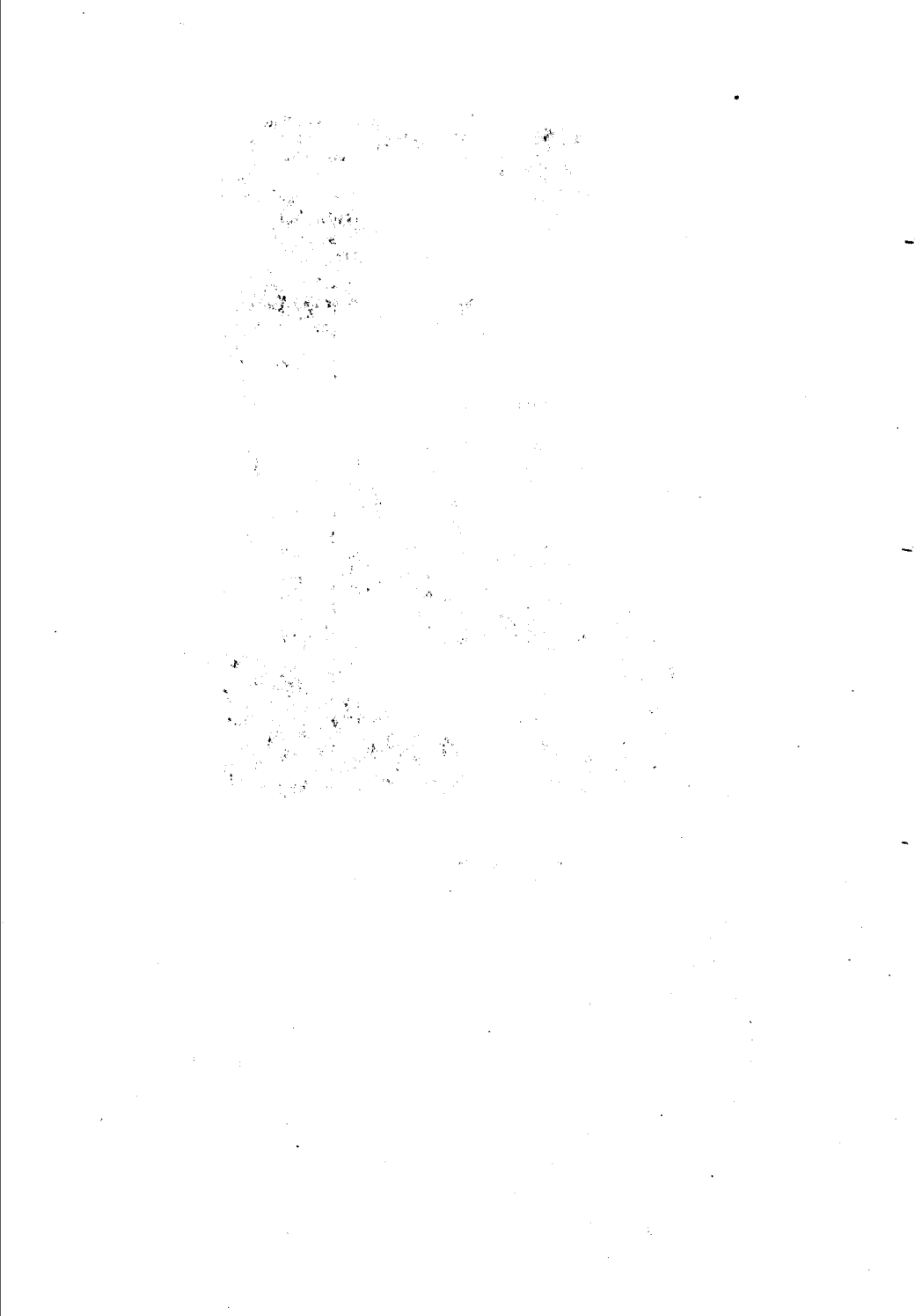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衣向东小传

衣向东，男，1964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，1982年12月入伍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。已出版小说集《我是一个兵》、《老营盘》、《吹满风的山谷》，长篇小说《一路兵歌》、《第一练习》等。中篇小说《吹满风的山谷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、第六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；中篇小说《初三初四看月亮》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；短篇小说《列兵的回忆》获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；中篇小说《老营盘》获第四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；电视剧《小点》获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；中篇小说《过滤的阳光》获《小说月报》第10届百花奖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



我们的战友遍天下

衣向东

—

这时节的乡下，到处披红挂绿，涂金抹银，人在田边地头走，随便伸手一抓一捋，就是满把的果实。被果实的香气熏染了的暖风，吹拂到邻近城市的一个个窗户里，那些整日在楼群里忙碌的男女，也便知道自己走进又一个秋天了。

对于营长何长贵来说，这个秋天的色调过于灰暗，秋天里的果实似乎离他很远，如果按照他的心情，这个秋天最好别来。当然，他何长贵不能阻止季节的变幻，也就只好低头走在秋天的人行便道上，脚下踩着一些绵软的落叶，任乱糟糟的心绪无边无际地继续生长。其实，何长贵不是那种容易被季节伤感的人，但是他现在确实觉得秋天太凄楚了。

如果你是何长贵，心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一个营长转业后被安排到运输公司开卡车，的确有点儿让人丧

小说月报

气，虽然他最初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会安排得太好，但也没有想到差到这个份儿上。大概负责翻阅转业干部档案的人，发现他刚当兵的时候开过两年卡车，就把他划给了运输公司，也算人尽其才了。据说，眼下的运输公司是个好单位，每月能够按时发工资，很多下岗工人还在请客送礼磕头，排着队等待进去，你何长贵心里委屈什么？眼下就这工作，不愿去就在家闲着。

就这样，何长贵被强行推进了这个秋天，不管他的心情如何，他都要从这个秋天开始适应兵营以外的生活了。昨天，他去公司跟领导们见面，像新兵一样点头哈腰了一番，今天便踩着街道旁边的落叶去正式上班了。

秋天的空气爽朗透明，空气里传来的各种声音就显得清晰而悠长，他的脚故意寻找着落叶踩去，仿佛自己走路只是为了去踩一些落叶，为了倾听落叶在脚下发出的声音。

但是，脚下铺满落叶的路并不长，很快就走完了。他叹息一声，终于抬起头，横穿马路，朝着马路对面的运输公司走去。

根据何长贵的估计，他到运输公司虽然没有给自己明确职务，但怎么也要放在哪一个办公室当差，而且第一天上班不会有什么事情可做，也就是让他熟悉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和一些同事的面孔，随便喝一杯茶，熬不到中午，办公室的什么人一定会吵嚷着让他请客喝酒。何长贵觉得初次和同事们见面，喝酒是必要的，在饭店里你碰碰我的酒杯，我碰碰你的酒杯，说一些很多场合都说过的话，从此自己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，可以和他们说笑了。于是，离开家时他特意做了准备，给兜里添了

几张大票子。

事情却不像何长贵想象的那样丰富。何长贵上班后,还没有跟什么人打上招呼,负责派车的一个小头目就交给他一辆带拖挂的大卡车,让他跑一趟长途,当时旁边的几个司机就瞅着何长贵笑,那笑中似乎隐藏了许多的奥妙。

何长贵犹豫了一下,对小头目说,能不能……过几天再跑长途?多少年没有摆弄卡车了,手生,熟悉个三五天最好。何长贵说完,担心对方误会自己刚上班就要奸偷懒,又补充说,如果开小车倒无所谓,这么多年一直摆弄小车,喝上半斤酒照样开。

小头目摇摇头,说我这里没有小车开,想开小车找市长去,市长那里有小车。

话说得有些离谱了,很明显是在寒碜何长贵。说起来,这小头目也不是成心跟何长贵过不去,他第一次与何长贵打交道,彼此还没有在情感上结下一些疙疙瘩瘩的硬块,地方人说话就这方式,喜欢使用讽刺手法,喜欢旁敲侧击,抓住你的尾巴揪一揪,让你难堪一阵子,让大家快乐一阵子,即使双方是好朋友,嘴皮子下面也不留情面。

其实,这话如果对别的司机说了,别的司机或许会说一通荤话,说市长手里是有“车”,各个都水灵灵的,但都是市长亲自开,你敢开你去开,你开了市长的“车”,市长不日了你娘才怪哩。不过小头目忽略了何长贵刚刚转业回来,对地方上的说话方式还不适应,况且正为工作安排的事憋了一肚子的委屈,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能从一个正营职转业干部开卡车,所以听了这话就愣在那



小说月报

里,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应对,脸上起了一块一块的红斑。

何长贵在部队是出了名的牛脾气,当连长的时候,连里有个关系兵,对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,总是一副牛哄哄的样子。有一年年底,上级下来对连队进行军事考核,关系兵发现前面的一个兵做错了动作,就在队列里哧哧地笑起来。遇到这种情况,指挥员最多瞪关系兵两眼,继续下达口令,等到考核结束,回去结结实实收拾这小子。但是何长贵不等考核结束,就喊了停的口令,然后走到关系兵面前,对着关系兵的屁股就是两脚。当时旁边有位首长正在监督军事考核,关系兵就对着首长喊叫起来,说连长你凭什么打人?上级三令五申不准打骂体罚战士,你怎么还打骂体罚?何长贵的牛脾气被关系兵激起来,冷笑了一声说,上级的规定你比我都清楚,你知不知道在战场上不听指挥该怎么处置?训练场就是战场,我今天不枪毙你就算宽大处理了!说完,又要抬脚踢,监督考核的首长说,算了算了,何长贵你不想干了?不想干了就打转业报告,别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故意折腾!

那个关系兵得意地看了何长贵一眼,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,等待何长贵的反应。

何长贵转身朝训练场外走,谁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,愣愣地看着他走进楼里,转眼把自己的背包扛出来,对着训练场上的首长说,正好年底到了干部转业的时候,我到团里交了转业申请,就去赶火车。那时候,何长贵的家属还没有随军,看他这架势是准备扛着铺盖回老家。当时那位首长就蒙了,何长贵是团里辛辛苦苦培养的苗子,哪能说走就走?但是首长又不能亲自上去拦他,

那样就有失了首长的风度。

不过首长有办法不亲自上去，要不就不是首长了。首长把脸拉长了，对连队的兵说，你们愣着干啥？还不赶快把你们连长留住！事情就这么简单，首长的脸形简单变化了一下子，就把皮球踢到兵们身上。

连队的兵都扭头恨恨地看那个关系兵，尤其一些即将退伍的老兵，目光像锐利的刀子，一眼一眼地刺着关系兵。兵们可以不在乎连长、班长，但是绝对在乎老兵，老兵是一个连队的灵魂。关系兵紧张了，知道事情闹大了对自己绝对没有好处，于是颤颤地追到何长贵面前，说连长你别走你再踢我一百下都行，只要你别走。何长贵站住了，本来他就知道自己走不掉，即使他把铺盖扛到了团里，还要扛回来，他只是想证实自己并不怎么在乎转业。

不过转业了的何长贵心里明白，地方和部队的思维方式不同，如果你刚上班就拍屁股走，没有人上前挽留你，走就走了。他转业的时候，许多熟悉他的战友都劝过他，到了地方要把自己的牛脾气改一改。何长贵想，要改就从上班的第一天改吧。

他的脸色渐渐地恢复了正常，开着卡车回家跟家里打招呼去了。

二

想到家属，何长贵免不了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息一阵子。家属生儿子时正是冬季，因为身边缺少照顾的人，儿子出生十几天，家属就下床做家务，两条腿落下了病，现



小说月报

在儿子九岁了，家属的病根也扎了九年，似乎根深蒂固了，遇到阴冷天气，两条腿就不会走路了。还有她的肺病，阴冷天里总是气闷咳嗽，憋得脸红脖子粗的，让人看了都觉得难受。

何长贵转业的时候，家属说最好留在北京，她到医院看病方便，何长贵却坚持转业回老家。如果留北京，他必须按战士退伍，在北京自谋职业，也就是找个单位打工。这算什么？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整天低三下四给人去打工，要熬几十年，这种日子太漫长了。何长贵觉得转业回家找个体面的工作，工资虽不高，但是小城市的消费低，日子会过得很滋润。他再三安慰她说，你放心回去，我会让你过得很滋润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何长贵在兵营呆久了，视野狭窄，把打工的人看得比较低贱，端着营长的架子放不下来。现在他后悔当初没听家属的话，留在北京最差也是开小车吧？

何长贵把卡车开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停下了，步行走回家。他担心被邻居看到自己开着大卡车，挺没有面子的。他现在住的房子是临时租用的平房，租用的时候，他曾对房东说，我在这儿住不长，等到工作落实了，单位怎么也要给两间楼房住。房东知道何长贵是个营长转业回来的，觉得怎么也要分在政府里上班，于是对他就特别热情，指望着日后能从这个何营长身上沾点儿光。

何长贵一边朝家里走，一边骂自己，说还想房子哩，分你个狗屎吧！

回了家，何长贵没有告诉家属自己开卡车跑长途去，只说公司安排自己去徐州出一趟差，三四天就回来了。家属虽然觉得突然，但是这么多年她把夫妻分手的



事看得像喝一碗凉水那样平常,并且心里还想,刚上班领导就安排他出差,说明对他很重用呢。家属就拖着条病腿,一瘸一拐地去厨房准备给他煮几个鸡蛋带上。他忙阻止家属,说赶着要走,说完就急急忙忙出了屋子。

出门他的眼睛就湿润了,觉得家属跟了自己苦苦地熬着,自己却不能给她带来一些幸福和惊喜,太没有用处了。

何长贵开着卡车去了张家庄,找到了一个叫张振钧的人。这个人在乡下收购了十吨苹果,要贩运到徐州。烟台是有名的苹果产地,这季节,乡村的苹果像土豆似的堆成了山,等待着运往外地,运输公司的生意也就到了最兴隆的时候。

张振钧见了何长贵,一个劲儿上下打量他,看到最后就扑哧一声笑了。何长贵回家没有换下上班时的衣服,担心家属看出破绽,只是提了一件军用棉大衣,找了一本中国交通图揣在怀里。张振钧觉得这个司机很有意思,跑长途还穿着一身像样的西服,皮鞋擦得亮亮的,比领导的专车司机都讲究。何长贵并不知道张振钧笑什么,似乎也不想知道,他看着堆在院子里山一样的苹果箱子,板着脸说,什么时候装车?张振钧看了一下手表,说都快吃午饭了,吃了午饭装车吧,傍晚装完,跑一个晚上就杀到徐州了。听你的口音不是地道的本地人吧?何长贵说,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?总不会是联合国的吧?张振钧咧了咧嘴,觉得这个司机的脾气有点儿怪,就不再问什么,对着屋子喊一嗓子,说淑娟,你抓紧准备午饭。

屋子里走出叫淑娟的女人,三十出头,很有些姿色。她瞅了瞅何长贵,就把缠在她身上的一个四五岁的女孩